

天籁之音

杨争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天 籟 之 音

杨 争 著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籁之音/杨争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73-2824-0

I. 天… II. 杨… III. 杨焕民 (1912~1994) -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8108 号

天籁之音

著 者 杨 争

责任编辑 马云飞 张文和

封面设计 李 伟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经销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710×1000mm 16 开 23.125 印张 24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073-2824-0

定价: 4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杨焕民 (1912—1994)

湖北省孝感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游击队司令部收发科科长，红军第七十三师司令部参谋主任、侦察科科长，第七十四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一团副团长，第五团政治委员，第五师特务旅副旅长兼参

谋长，鄂豫皖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抗大第十分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十四旅、十三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三十四旅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大冶军分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区空军、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序

刘亚洲

前不久杨争给我送来她的新书手稿《天籁之音》，希望我能为她再写序。因为书里有一段我们的父辈共同参与并见证的历史——抗战时期新四军五师的成长史。

很多人熟知抗战史，却未必了解抗战史当中的很多细微之处。比如1938年，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是如何建立的，由于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孤悬敌后的新四军五师是如何发展壮大，它在中原地区的历史作用，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中原突围，等等。

岳父李先念曾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当年他带领100余人（其中干部60人）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延安出发，经河南竹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时。在这支队伍里，就有杨争的公公，杨焕民。从1939年到1949年，十年的时间，父辈们一直并肩作战在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和敌人的近后方。从十几条枪，几个游击支队，发展到5万余人的新四军五



师，这其间的艰苦历程，我们有幸从文字记载中略知一二。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父辈们共同参与的历史，我们就对其中许多人和事，有了彼此心领神会的认知和感同身受的共识。

比如在新四军五师，有一个女人，无人不知。她就是陈少敏。最早在豫鄂独立支队时，岳父任司令员，她任政治委员。她在抗战时期的传奇经历，我们无需多叙，只是她在1967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的一次不举手，便足以让我们后人高山仰止，敬慕有加。在那次大会上，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一个关于“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的决议，唯一没有举手的就是这位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孱弱的女人。事后陈少敏对身边很亲近的人说：“康生骂我了，对我喝斥说，陈少敏，你干什么？为什么不举手？！”更为不可议的是在那次会议以后，陈少敏依然会当着造反派的面，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其结果是差点被人以为精神不正常。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不正常，而这位品格高尚的女人，却只是做了一件正常而理性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关注历史，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中有许多个性鲜活的人或事，让我们兴意盎然，回味无穷。

这些人或事，无一不体现了我们人类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无一不承载了我们情感的重负和道德良知！

而我们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其中之一？！

在《天籁之音》这部书中，我还读到了岳父许多家人所不知的细节。对岳父也因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意思的是在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中，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人的家庭结构都和杨争颇有类似之处：两个家庭的父亲都是





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但是写完了父亲，再写公公，也就是说她让我们看完了《轻声细诉》，再去读她的《天籁之音》，杨争也算是仅此一人了。

书读过，感觉很好。

想必父辈在天若有知，也一样，感觉甚好。



引子

有一位智者，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听到的历史，都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叙述。如果换了一个参照系，这些历史会是另一种面貌。离我们越近的历史，越有可能是一本糊涂账。”

其实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中国人更偏爱历史的了。除却我们民族的历史本身源远流长的个因外，我们中国人对史学的崇尚，也是其中无法忽略的因素。要不然梁启超缘何会发出如此的感慨：“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而我确不知这位才气横溢、充满睿智的梁启超是出于“责任心”还是出于“趣味”，他自己一生就写出了1400万字的著作，留后人赏析。再看我们古人先贤的书录，仅依照经、史、子、集这4部分类，便足以让我们后人深陷在浩如烟海的古纸堆中不能自拔，而传承不辍已达几千年的正史、野史、编年史，又何尝不让我们如坠五里雾中而找不着北呢？这厚重繁富且又绵长的历史，压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肩上，也许曾被我们引为骄傲，也许就是我们前进脚步中沉重的负荷。这似乎又是一



个我们无法两全的“二律背反”!



据说早在殷商之初，史事就为执政者所掌控，是由专人专职的官吏所能编纂，平民百姓不能涉足。史学乃国家上层建筑里的一部分。正所谓“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这和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而迥然不同。



我不能说中国所有的史学都为政治所用，都一律打上了政治的标签，为统治阶级所御用。但在我们生命有限的视野里，那些被烙上鲜明的政治标识的史记或传记里，它的可信度和生命力，又能有多少呢?!

其实我也知道，所谓历史，或者能被我们称为历史的，不管是人是物，一定是有距离的。否则即使给我们一个精准无误的参照体系，我们一样会因为距离太近而视物不清。可是这个距离要有多长时间为合适呢?

比如未来的历史学家要对中国近 100 年的历史，做一个完整全面且毫无偏颇的概括，需要多少年? 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是否只能无望的等待后人的评判?! 或者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发言权?!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亦是人类的通病。痛，让我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们又何必心怀忐忑? 况且历史在我心中从来不会是包袱。它更像是一条淌在我们脚下的河。而我们就是沿河而去的浮冰。我们有方向感吗? 我们可以逆流而动，或是特立独行? 我们的命运是被我们自己所掌握，还是由他人摆布?!

我乐此不疲地欲想追究，一问到底，竟不管我的视野是否





能看到那么深或者那么远……

在我看来，不管是 5000 年的中国历史，还是只有 200 年的美国历史，作为个体的人，都只能属于自己初生时所注定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段历史。也许我们的出生权还由我们的父母所掌握，但我们却绝对不能反向的去选择父母或者生存的环境及历史。即使你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你的个性足以让你的命运不受他人掌控，甚或能掌控他人。可你最终还是无法被你所处的历史背景、政治条件，家庭等诸多因素所束缚。

既然我们的命运要受这么多的偶然性所支配，这对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人，与其说是历史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环境的产物。脱离自己生存的环境，思维和语言过于超前，都是一件痛苦且妄为之事。

我并不想赘言所谓的人类史、社会史，近代史、现代史等等。我更想一吐为快的只是有关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历史。尽管与伟大的历史相比，人在恢弘的历史框架下，实在显得太卑微，太渺小且微不足道。

尽管与伟大的有名的历史人物相比，这个人又太普通，太无传奇色彩。但我还是要讲这个人，因为他和中国近 100 年的历史如此密不可分，也许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国军队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还是那位智者对我们近 100 年的中国近代史，作了一个很到位的定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最光辉而斑斓的一章。

1921 年，有一位英国名叫罗素的数学家，或者叫哲学家来到中国，他的某些哲学思想和逻辑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很流



行。比如他曾劝告中国人，当务之急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开发中国资源”。我的理解是中国的地产资源或许很缺，但中国从来不缺人力资源。人这种资源所产生的能量远比某些矿物质的所产生的能量要巨大的多。他的政治效益远不是某些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当那个年代的中国的知识精英尚不能对罗素的观点有清晰准确的把握时，中国共产党却极大的创造和发挥了中国农民的潜能，顺潮流而动，既开发了资源，又实现了社会主义。剖析中国近100年的历史，我们能不惊叹共产党所带给中国农民这种“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吗？

所以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断定不会有他的人生故事。我只能说他普通也不普通，他权贵也不权贵，他贫穷也不贫穷……他是一般人，又不同于一般人。

我在咬文嚼字，故弄玄虚吗？





目 录

序	(1)
引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254)
第五章	(298)
第六章	(331)
后 记	(358)



第一章

一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尘封的往事，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这种往事的积累就越丰富。如同陈年老酒，时间会让它释放出那种久远的醇香。

我会在一个偶然的无风无雨的日子里，独坐桌前，望窗前那一片碧色的波澜不兴的湖水，与我所有相识相爱过的人倾诉心怀。虽然我知道我的至爱亲朋，听不见也看不到我的殷切告



白。但我无所谓。我只要自言自语，只要不停顿的细诉，他们终会为我所感动，无言而至。渐渐地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被一种非常温暖的爱意，由远而近的轻轻呵护和包绕。



那是怎样的一种欢愉，怎样的一种享受啊！



几十年的大半人生阅历，在旁人眼中都不过是杯水风波，不必赘言。然，关于他，也就是我公公的话题，我却是有太多的话想一吐为快。知道吗？在我的一生中，恰恰是和他相处最短，说话最少，三句还是五句？！我没有数过。而且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喜欢我呢，还是不喜欢我！可每每看着他的照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切与之有关的人和事，那些喜欢的不喜欢细节，想忘掉又忘不掉的久远岁月，反而越加清晰地浮现在记忆的深处。



这是为什么？！

公公去世已 12 年了。人们总说，人死形体朽，精气散，无有知。我却宁愿相信人生阴阳两界，有一条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只要你的心足够坦诚，你就会得到先祖的庇佑，天人合一。

公公，你说我说得对吗？

我知道公公，并在认识他的同时就对他产生了一生的敬重情结。现在的我，更知道能让我对一个人，由认识与敬重一并产生的感觉，一生屈指可数。

不过那一年，我才 9 岁。

在兰州军区空军机关的后院里，我们家和公公家同住一排连栋的小楼。后院的孩子们都怕他，并不因为他是司令员，一年到头，不管春夏秋冬，冷热寒暑，全穿着军装，一脸地道



20 世纪 70 年代，公公就是穿着这件军大衣，在新疆马兰搞核试验，被保卫部的一个科长抓拍了一张像。一件军大衣，一副护腰的托架，一张永远冷峻的面容，是代表公公威仪的三个符号。



军人的落寞和肃容。而是因为公公是一个非常吝惜说话的人。他不管什么场合，都很少说话。讲一个细节吧，比如喝水。在家里，当他的茶杯需要添水时，他从来不喊人。只是用手把茶杯盖一磕，警卫员自然会意，赶快过来给他倒水。他常年体弱，即使说话，语调也很轻。但只要他开口，所有人都无法不洗耳恭听。

那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他家只有两个男孩子，我们家兄弟姐妹却一共有5个孩子。我们家整天又吵又闹，乱哄哄的。他家只要公公在，没人敢大声喧哗，整天下来，经常是这半个楼有人唱歌有人下棋有人在放留声机听音乐，那半个楼却鸦雀无声，整天安静的就像家里没人一样。

记得在西安时，我们两家的房子虽然是同一种结构，只是东西两头之分，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家里的一切陈设都比我家好。他家客厅里的沙发又大又宽，一进去就给人一种静谧庄重气派，一尘不染的感觉。我家的客厅里为何总是少有装饰而显得空荡荡呢？妈妈告诉我，我们家是后搬过来的，管理处说库房里没有那么多的沙发再发给我们家了。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也许公公是司令员，我父亲是副司令员，还是有职务和待遇上的差别吧。不过少年时期的我特别喜欢坐在他家客厅里的沙发上，那种感觉永远是新鲜且异样。

那时候我们每家的客厅都有两道大门，一扇是冲家内的走廊过道里开的门；一扇则是开向院子，可做家庭大门入口处。但不管是哪一扇大门，他家也还是和我家不一样。比如他家的客厅大门，不管是哪一扇，总是关着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去的。而我们家的客厅因为太空荡，两扇大门不是打开了这



个，就是敞开了那个。孩子们常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拘束。别家的孩子到我们家玩时，索性就随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水磨石地上玩“抓仔”游戏，几圈下来，我们每个人的两只小手都玩得黑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每次坐在他家的大沙发上，总有一种难得的新鲜感，且拘束不安。比如衣服不要太脏啦，裤子最好别破个洞，那让人家多笑话啊！

下班回家，公公和父亲，他们这些兰空的许多首长通常一起沿着同一条大路朝家走，而我们一群孩子有时候还正在家门口疯玩儿呢。这时候的公公会一把将我揽在怀里，用他惯有的语气低声问：“到我家去，给我当女儿好不好？”

好多大人，包括我爸都会站在一边哈哈大笑。我会一边喊着：“不要！”一边挣脱跑掉。我知道公公这是一种玩笑话，而且这种事也不止就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院子里的孩子们都知道公公特别喜欢女孩子呀！

而后院的男孩子们一见公公都赶快溜得远远的。这一点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曾经当过兰空门诊部主任的艾院长说：“杨司令员打儿子一点都不手软，我亲眼见到他把手杖都给打断了。”

儿子却说：“没事！我骨头硬，经打。”

但怕归怕，我不知道为什么，院子里的孩子都非常尊重公公。其实接触过公公的人都知道他是人与人交往中最难亲近的那一类。并不是他天生就有的一副冷漠严峻的外表，他气势压人，资格甚老的履历，不不，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因素。如果说公公有什么给人印象最深的特征，我想所有人都会毫不迟疑的说，那就是他那永远不笑的威仪吧。